

蘭駢館日記
光緒十七年辛卯下

澗

于

日

記

蘭耕館日記 光緒辛卯

六月初一日晴

午後過曝氏招同柳質卿劉永詩夜飲

余歲居七年思下地為情隱計意在江南質卿言木渚有葛園錢氏

端園葛園有樓可居眷屬止池宜荷芝端園後即聖巖山館舊址

閩之祥符致吳郡志聖巖山即古石鼓山又名硯石山董監吳地記案郡

國志曰吳王離宮在石鼓山越之殿西施於此山有石鳥望之如人騎而

有石鼓鳴即兵起亦名硯石山又有琴臺在其上越絕書云吳人於硯

石山作館娃宮劉達注吳都賦引揚雄方言云吳有館娃宮吳人呼

美女為娃故三都賦云幸於館娃之宮張女棠而娛犀臣今吳縣有
館娃鄉又云硯石山有石城去姑蘇山十里閭閻養越美人於以上有
兩湖之中有苑充貢樹以印之靈巖山以上皆董監所祀今極硯石山上
有吳館娃宮琴臺響簾廊有西施洞硯池翫月池琴臺下有大堡
松山下平曠太湖及洞庭兩山山前十里有采香徑梁天監中始置秀
峰寺今為顯親崇報禪院云

初二日陰雨

得沈丹曾書

閩南史后妃傳齊高昭烈皇后傳妙明麻姑白薪未及索火便自焚以

後主以仁壽四年卒年五十二則后至大業中已將六十矣鞠鞠然陳主謂余此有後疑後主後也

若后之弟瑒以貞觀壬午年卒年七十四大業五年實年四十四后為瑒姊晉王元始帝遇弒年五十四后當在五十四下甲四以上矣所久作死後無醜穢之事於史隋主均殛其年歲疑人疑實李近膏於家實建德置后於武陽縣上著其甚妒悍一語尤可證蓋保惡廣以及后耳至后死時無

特竈有餘火耳何足為異而移為奇瑞梁武丁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

臂又體多疣子至是並失所在夫疣子一朝落之亦事之常何足異也後

主沈后陳亡入隋煬帝恆令程駕故蕭后亦入突厥蒙醜聲宜矣其

他所敘亦多穢迹似亡史之體不應若此又聞北史后妃傳如魏以道

武開基化阮失於限斯后妃上世自失史例文宣段昭儀傳婚日詔妻元

氏為侯弄女婿法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數怒殺元氏疑其法甚

虐侮過於侯之開新房者以侯所江皖南尤甚北方則無之也馮小憐亡賜代王達南潛

達死可云無恥尤周靜帝之后司馬氏嫁為隋司州刺史李丹妻与

陳沈后均至貞觀時猶存雖皆失節之后然親見隋亡二是快事若

取之流述志一賦之湛於
慨歎為難而自云

使之共論南北廢興不更勝曰頭官女乎

初三日雨

鞠耦生日夜煮茗談史甚樂

魏崔浩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

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

王之教來生西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拂於王度業實太后好老子

韓固以家人言折之實有儒生術道之功王伯深若解功成名遂

身退一言何至受禍惜其不讀竟五千言也儒林劉敞之傳博觀

羣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

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案名法与楊墨迥異
不知獻之何指北魏時諸子之學如此宜百家善本蝕滅殆盡矣

魏書儒林傳亦少通儒如陳奇

修奇河
北人

常非馬鄭解經失旨始注

孝經論語頌傳世与游雅論天与水違行不合不及敘用雅以蕙領以

西水皆西流奇以蕙領以西置東而望天折之此雅以說豈黃扶馬鄭

者直意說耳奇竟以此致禍殊可笑也獻之譏左氏至隱八年使

止云義例亡了是何家法張貴三由之中兼讀杜服而始為說說以

業安能久傳劉蘭排豎公羊之非董仲舒史林仲舒為案上未定

然想見其色屬內廷要有名儒而為屬上要有名儒而見屬者以

六史識之酒也

初四日晴

得石聘之書過晦若花皆堂在坐

北齊李鉉傳

寶鼎南皮人

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神義疏及三傳異

同周易義例合三子餘卷 又作字輯

刁柔

子溫饒吳人 當心神儀氏族參議律令 魏孝達勒成之際志存偏黨當時論所諉

馮偉 偉節吳興人 明初傳寶鼎弟子

張買奴 平原人

劉軌思

渤海人

鮑李祥

渤海人

神 左氏春秋

邢時 士峻鄭人 三禮左氏春秋

劉晝 孔昭阜城人 受李寶鼎三禮 馬敬德服氏春秋

馬敬德 河間人 左氏 子元熙長明 以孝經授皇太子

前敘言張賈奴馬敬德邢時張思伯張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
並得服氏之精微皆徐道明門下也而本傳則甚略

權會 正理鄭人 鄭易詩書三禮以風角徵宮商注易一部

張思伯 雲城人 左氏傳探刊例十卷 亦治易詩書內

張雕 中山北平人 尤明三傳

孫靈暉 武強人 庶蔚族名 三禮三傳皆通宗旨
子萬壽博涉羣書禮傳

張彥仁因胡人何洪珍中人鄧長顯進所上草隸而乞宣列之儒
林与石曜以在子十卷言甚淺俗而監用其間皆可異也

初五日晴

周書儒林傳家謹嚴有法盧京宣脩五禮長孫保遠臣六書以
官為不入儒林僅六人皆碩學也太祖世宗高祖三代重儒設其效

如此北史云盧
尤合

盧誕源人

盧光景北釋弟精三禮善陰陽鍾律又好奇言
撰道經經章句

沈重德厚
吳興武康人行世者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

十卷五詩義二十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

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

文深

河東猗人

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七經異同說三卷義經略

論並月錄三十一卷

熊安生

植子

華城人

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等卷孝經義疏一

卷

梁遜

遵賢

河東猗人

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

秋序義通賈服說豈世氏通辭理並可觀

熊植之實於方儒宗而史記其為或所誣目熊光為協連年相訟云

率族內派而歸復見徐之才和士問曰其神雄偉安乃稱簡之生殊
為煩穢

初六日晴

得唐鄂生書寄復相潛一紙附沈丹曾復信

南北史雖總二書而刪繁去複體例未盡一如輯其逸事為之

作注因致其得失亦一快也晉書注能脫福宜以從事於此陳書

何之元傳之元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為梁氏聲目武皇終于敬

帝究其始終越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草創為三

十卷歸曰梁典二書分為六意一日追述二曰太平三曰世祖五日敬帝六

敘亂四

日後嗣主而削太宗大寶不書北史許善心傳父身著梁史未就善心
修後父書為七十卷其傳全載其目與姚書不同使取之以攷梁書亦
一於得失之林也道光間童太守濂穉運使嘗有意注南北史近
諸名既以一年為期不果成今惟汪梅村補志十餘卷亦尚闕佚

初七日晴

季士周來談

熙河棄地本末創在司馬溫公其大旨以真宗劉靈夏等州除趙德明
為定難軍節度故事其子執政書深以微為息遂更出必以孫為憂
其後訖喪夫依違文潞公附和而言跡必蘇轍劉摯王巖叟之皆力

主其說惟憂意在政府林上在言致稍持不棄之說二人固皆章臣餘
堂臣文請報以蘭州乃蕃地非夏境為言並五寨則置不論舉
朝廷懦庸間以此為猶為夏人所懼為元室諸人所笑直為誤
國威重自貽伊戚而止當官任事詎垂問臣大防范仲淹時微仲預
會刑一語更不攻取而棄地則不但弱國威而又有取侮四夷之端自論今日
西夏無繼遷元昊之強若邊帥奉用武人固無足畏強極難覩親
范之開銀塘塞者迥異而溫申公竟不轉圜專以息事安人為勝
算棄四塞以易永保之俘輕棄陰要結長教驕其時棄常已平
夏勢日衰凡溫公所慮無一中者較之改改後法所見尤迂謬也

吾嘗謂宋無大焉即元祐亦為元符洛朔日相攻毀事亦於斯波何
祥凡以類皆授小人以詆述之隙而後曰天祐大宋必無是事乎
初自靖

劉獻天來范有堂言其鄉人鄒家祥嘗從獻天近請來至舍
肥為之作舍獻天為金代改鄒庚午同年優貢也

字彦升上
通州人

余嘗疑范純大劉元城論哲宗寬乳母事以為可疑范既有聞之
有近幸宣仁密加攷察論止疏章或以為劉范似太過及覩通
鑑長編而采曾布日錄述哲宗病狀又歎三公之杜漸防微為不
可及腰痛液泄吐血數逆無一非好色之愆元符豈獨目成其生

深負宣仁保養之勤永裕付託之重耳親責降韓才人為江霞帽
謂其於哲宗服藥時猶使氣驕狀可想矣

初九日晴 溪午後邵班卿來

元祐諸賢如山谷之輩黨籍尤為可歎山谷在元祐時入吏局兩次
遷官一為趙挺之所彈一為楊川所駁終不得進一階書成請封
其母蓋慮敍官必為人所嫉也乃命下三日其母即平安康之
若此為虛祝殊不知悲痛服闋而朝局已變禍命旋行靖國之
初乞太平官而罷以文字之禍貶死宣州終其身竟無展眉
舒氣之一日較之義山之危於金瓶不同一倖係乎江西一腳呂於身

後強者友潛往積久必獲上故興

初十日晴傍晚黑中如星

李子木自都回

魏柏鄉兼濟堂集余篋中有之今不知遺落何所矣偶於選李中
見其李福風論云太宗以秘記有唐三代之後女皇帝武氏代有天下明
李三對曰其人在宮中不過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後其
言果驗世莫不神其教余以為太宗取巢刺王此家法不可言高宗後
尤而效之武氏之禍實太宗釀成使李乘間勸其正刑予之化高宗
他日不改漢亂武氏何由及入掖庭何對不及此而徒以天子而命人不

辛卯下

豐潤張氏瀾

能違使太宗誣諸教之無可如何耶持論甚正然太宗之可疑似
殺人事以言其妄殺實為禍陳即以此所言太宗誣其近聞
亦未能因之悔禍蓋太宗之武之事實通存疑思違成元吉既
死並其諸子盡戮之尤令高祖難堪武氏盡殺唐之孫豈以
報其慘毒而承乾謀反淫王李嫡之文以令帝親見之晚
素六殊可憐要其後心太酷即末年脩省之不能解武王之讖
矣余嘗謂中宗睿宗均是庸才使武后不臨朝稱制彼中
宗之昏庸自嗣聖以至景龍不知於政之弊又將以何故長孫
無忌勸睿之實亂唐之斯殆有天焉